

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HEI
MA
GUI
QU



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马归去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3
ISBN 7-5371-5480-5

I. 黑... II. 叶...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275 号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出版策划	武 红
责任编辑	武 红
装帧设计	谷 雨 王 琰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电 话	0991-2864403(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1/32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7.25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71-5480-5
定 价	21.8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联系

作者简介：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六十年代初出生于新疆北塔山牧场。八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分配至新疆文联当编辑，曾当过《民族作家》、《西部》等杂志编辑。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小说，后来一度做文学翻译工作，九十年代末期开始进行散文创作，有《永生羊》、《天狼》、《蓝雪》等个人作品集及文学翻译作品集发表。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翻译奖、首届“天山文艺奖”优秀作品奖。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任职。

●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

夏木斯·胡玛尔 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 城市没有牛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 著

苏永成 译



请沿虚线剪下，您就可得到一张精美的书签！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九十年代末期开始进行散文创作，有《永生羊》、《天狼》、《蓝雪》等个人作品集及文学翻译作品集发表。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翻译奖、首届“天山文艺奖”优秀作品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策划：武红
责任编辑：武红
封面设计：谷雨 王瑄

序

刘 宾

□著名文艺评论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联党组书记

五年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和新疆作家协会开始合作编辑、出版《羊皮鼓译丛》。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旨在用汉文译介新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使用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2001年6月,第一辑同读者见面了,由四位作家的自选集组成,它们是:维吾尔族著名小说家祖尔东·沙比尔的《古丽莎拉,再见》、买买提明·吾守尔的《有棱的玻璃杯》、哈萨克族著名小说家朱玛拜·比拉勒的《蓝雪》、诗人乌曼尔阿孜·艾坦的《天狼》。这些作品出版以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赞赏。现在,第二辑又出版了,由三位中青年作家的自选集或推荐作品组成,即:哈萨克族作家夏木斯·胡玛尔的长篇小说《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维吾尔族女作家哈丽旦·伊斯热依力的《城市没有牛》。可以预料,《译丛》第二辑的出版,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尤其是如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这样使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作家们以其作品题材、表现手法、叙事风格和特色的多样性丰富着我国当代文学,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许多作品深刻体现了“民族性”同“当代性”的结合,

告诉人们兄弟民族观察时代、人生、社会和自然的视角和体会,表明他们的传统和文化的特点,展示整个民族是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民族形式”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突出他们经历了复杂、多样的变革、矛盾和冲突,以及多种情感后,在历史自觉中乐观向前的心路历程。在当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都在经历巨大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转型,向现代化奋勇迈进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些作品尤其具有独特的认识和鉴赏价值。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加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跨文化传递,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意志、增进民族团结与和睦、实现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的这种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映衬出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推动着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新疆成长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优秀的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大批各民族优秀的民间、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还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外文,广泛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新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的认

识,进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认识,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然而,正如人们多次指出过的那样,近二十年来,新疆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出现了接续不足的情况,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而且是复杂的。不过,就在编辑和即将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我们获悉了令人欣喜的消息: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调研,准备认真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说的上述情况将有明显的改观。也正是由此期望出发,我们对克服多种困难,多年来坚持《羊皮鼓译丛》长期出版计划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怀有挚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我们真诚地祝愿这套丛书越编越好,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独具特色的品牌,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文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评论家和学者们不可或缺文本依据。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期望在这套《羊皮鼓译丛》出版计划的周围能团结起一大批有志于从事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翻译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共同推进我国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与进步。

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第二辑)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小说选

黑马归去

目 录

额尔齐斯河小调·····	1
阳坡·····	11
夏至·····	18
金河·····	24
哑女人·····	29
少年·····	41
多年前的一片云·····	50
林间空地·····	60
骑兵八十八·····	73
无痛·····	84
铃鼓谣·····	95
牛迹·····	115
黑马归去·····	125
帷幔两边·····	195
老坟地·····	203
远离严寒·····	211
子弹·····	217

额尔齐斯河小调



1

奶奶常把小盲孙放在地灶旁的那块小草坡上，捡来些石块、羊角之类的“小玩具”，放在他身边说：“小宝贝，别乱动，小心踩着牛粪。”然后，拖着她那长长的三叠裙，到马群里挤奶去。

远处，额尔齐斯河银光粼粼，欢快地哼着古老的小调。

小盲孙似乎玩腻了这些小玩意儿。这会儿他将它们扔到一边去，静静地听着奶奶挤马奶子的声音。地灶里燃烧着松枝，冒出一缕缕青烟，从小盲孙的身边轻轻地飘过去。

“噗、噗、噗，”节奏鲜明的挤奶声传进小盲孙的耳朵里，他笑了，黑黑的小脸蛋上漾出酒窝。奶奶说：乳汁是白色的——妈妈的乳汁是白色的，马牛羊的乳汁也是白色的。哈萨克人，离不开白色的乳汁，因为它和绿色的山草一样，是生命的象征。尽管小盲孙的心里丝毫没有关于色彩的概念，但他还是能够凭借他那颗敏感的心，感觉出乳汁那圣洁的色泽来。是的，乳汁是白色的。奶奶说过，但愿上苍永远让哈萨克人吸吮白色的乳汁……

挤完马奶了，奶奶将奶子倒进酿马奶酒的皮囊里，然后背起小孙子，哼着那首古老的小调，一摇一晃地走上山坡。他们在一块开满野花的草地上坐下来。奶奶将孙子放在自己的膝上，轻轻地摸着他的手，继续哼着小调。她即兴地在小调中填着新词，给孙子描述着眼前的景致：

蓝蓝的额尔齐斯河哟，
像英雄萨曼^①的雪青马。
白白的云朵哟，
像萨丽哈^②姑娘美丽的衣裳。
河畔有洁白的蝴蝶哟，
在河面上飞，在云底下翔……

小盲孙静静地听着，纹丝不动，像一尊小雕像似的。他早已习惯这样了，从不打断奶奶的描述。尽管奶奶的描述那么绘声绘色，小盲孙的心里依旧一片混沌，没有一丝的线条，没有一缕光的反射。他始终难以揣摩眼前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像一只贪食的小羊羔一样不安分起来。有时，他会偶然打断奶奶的描述，提出一些问题。这会儿他就突然抬起头，似乎在望着奶奶的眼睛：

“奶奶，颜色为什么没有声音？”

刹时，奶奶惊呆了，双眼直勾勾地盯住小孙子的眼睛，好像第一次发现眼前的孙子是个盲人似的。良久，两行晶莹的泪水从她那深陷的眼眶中溢出来，缓缓而下。她转过脸去，额上的皱纹弯曲了。是啊，孙子问世界上有多少只羊，她抓来一把碎石子给他；孙子问她什么叫男子汉，她把着小孙子的手，摸摸猎鹰的尖嘴和利爪，而现在……

她用盖头角悄悄擦去眼泪，尽量不让小孙子知道自己在哭。

小盲孙的心却极为敏感。他能通过奶奶的叹息、语气、措词、举止，甚至挤奶子的声音，辨别出她每一个细微的心理变化。

他发现，这一段时间，奶奶不大乐意回答自己的问题。特别从上周城里的爸爸妈妈来信和爷爷奶奶商量接他到城里上盲文学校一事以来，奶奶变得爱生气了，好像也爱哭了。挤马奶的时候，也开始用哈萨克人的最苛刻的话咒骂那匹馋嘴的小马驹了。

小盲童觉得委屈，无论如何，奶奶不应该是这样的。

小盲孙曾问奶奶：“世界有多大？”

奶奶笑笑，吻一下他的小脸蛋说：“额尔齐斯河从高高的阿尔泰山上流下来，它已经流了几百年、几千年了，可是，它从来也没有流到头……”

他又问：“爸爸和妈妈也住在阿尔泰山上吗！”

奶奶轻轻地摇摇头：“不，小宝贝，他们在准噶尔那边，远极了。即使是烈马，也要跑九天九夜才能到。”

奶奶的回答，唤起小盲孙无限的神思。他幻想着，自己和奶奶一起骑着爷爷的骏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还听到许许多多自己从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那声音真是好听极了……奶奶又给他讲了好些新奇的传说。他多高兴啊，奶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现在爸爸妈妈要让他去城里念书了。虽然他并不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但这个新词却使他百倍地好奇，更使他无限地憧憬。他心里又冒出许多疑问。它们就像宇宙深处飘来的遥远而又深沉的回音，在小盲孙空旷的心灵里荡来荡去。

一天他问奶奶：“奶奶，准噶尔那边也有额尔齐斯河吗？”

奶奶深深地叹口气：“傻孩子，世界上只有一条额尔齐斯河。它的一头拴在阿尔泰山顶的一根拴马桩上，因此，它就沿着阿尔



泰山流。准噶尔是个大沙漠，额尔齐斯河是流不过那里的。”

一股酸楚的感觉悄悄爬过小盲孙的心，“那么，我和奶奶再也不能听到额尔齐斯河的水声了，对吗？”他黯然地问。

奶奶的双手猛地痉挛了一下，她把小盲孙重重地放在那块小草坡上，径自去挤奶了。小盲孙清楚地记得，奶奶的双手那么生硬，那么冷漠，一扫往常的抚爱与温暖；他还清楚地记得，奶奶挤马奶子的时候，节奏乱了。当时，他的心突然颤抖了一下，好像让谁冤枉了似的委屈起来。但他忍住了，没有让奶奶看到自己的眼泪。

想到这儿，小盲孙的心底又掠过一丝寒气，他竟下意识地蜷进奶奶温暖、厚实的怀抱里去了。

风，吹干了奶奶脸上的泪痕。

她搂着小孙子，轻轻地摇着头，又哼起了那首古老的小调。

六年了，她就是这样，摇着可爱的小孙子，在绵绵的小调声中，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黎明和黄昏。也是在这小调声中，她抱着出世不久的小盲孙，跨过茫茫的准噶尔大沙漠，涉过滔滔的额尔齐斯河，将他抱回广阔、富饶、秀丽的额尔齐斯河畔。

奶奶这一辈子，有过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女儿长大了，个个像可爱的天鹅，飞走了；家里只剩下惟一的儿子。她，当然要给他娶个贤惠的媳妇，然后跟着他们欢欢喜喜地度过晚年。兴许，还会子孙满堂……

人们说，哈萨克是个对音乐敏感的民族，是诗的民族，歌的民族。哈萨克人自己不是也说：“哈萨克人唱着歌来到人间，唱着歌飞向天国”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儿子成了她的骄傲——他不但是草原上有口皆碑的阿肯，也是一名出色的冬布拉琴手。他弹呼尔胡特^①的名曲《飞翔的小鸟》、《涓涓的小溪》，能

使老人们潸然泪下,使青年人如痴如醉。他还将母亲常哼哼的那首小调,改编成了丝布孜格^③曲——《额尔齐斯河之波》,轰动整个草原……

然而儿子,最终也像一只可爱的天鹅,展翅飞了。他含着泪,弹着冬布拉,辞别母亲,辞别了额尔齐斯河,跨过准噶尔大沙漠,寻找乐神去了。

尽管儿子多么使她骄傲、自豪,但在心底里,她对儿子委实有些不满——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离开母亲,不应该离开额尔齐斯河。他应该为她和老伴养老送终。然而,老伴一句铁骨铮铮的裁决,让儿子像冲下山去的额尔齐斯河水,泛着滢滢浪花走了。那天,老伴放马回来,解下镶银皮腰带,顺手挂在屋中的三叉柱^⑤上说:“鹰的翅膀,是靠自己飞出来的。它的翅膀属于蓝天。”这句话,今天她还记忆犹新。何况,哈萨克人祖祖辈辈都在默背着这句格言。

儿子走了,好像带去了她许多绿色的梦。她的生活冷漠了。额尔齐斯河好像也不再欢唱了。思念儿子,她的头发白了,额头上的皱纹也深了。

几年后,儿子有了家,还有了两个女儿。他曾多次请父母到城里去,和他们一起过。但是无论如何,老两口适应不了在他们看来没有丝毫自由的城市生活。尤其是她,离不开白色的乳汁,离不开奔腾的额尔齐斯河。她需要的是古老、自信、舒展、豪放的放牧生活。

几年又过去了,儿子家里添了个双目失明的男孩。她的心碎了。男子汉,要牧马,就应该是出色的套马能手;要当猎人,就应该单手举起猎鹰。这一切当然全靠眼睛,然而……

她流着泪,将这失明的孙子抱回了额尔齐斯河畔。她要让他远离嘈杂的城市。



小盲孙的出世，给奶奶带来了巨大痛苦。小盲孙来到草原，却给她增添了无限的欢乐。

哭，是小孙子的一大癖好。也许是因为看不到光明，他心里着急烦闷吧！奶奶为此咬破了嘴唇。但是，每当他睡熟了的时候，奶奶会觉得耳边似乎少了点什么。因此，小孙子哭得再凶，她也从不抱怨，反倒会感到欣慰。在她看来，这才叫真正的男子汉。

奶奶爱孙子，她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吵吵嚷嚷的男子汉身上了。

太阳从高高的阿尔泰山上升起来了，奶奶背起小盲孙挤奶去了。“噗、噗、噗”，小盲孙在这柔和的节奏中睡着了。奶奶的头巾却在他脸上印出可爱的“皱纹”。

草原上的野花开了，黄的、红的、紫的，还有的说不上来是什么颜色，然而却是那样的好看。奶奶领着小孙子，到草原上捡回许多牛粪，扔进地灶中。火光映红了小孙子的脸，他也会哼唧那首小调了。

树叶黄了，山草瑟缩着身子。小孙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娇滴滴地咳嗽几声，奶奶抱着他，急匆匆地来到山村医院。医生把用手焐热的听诊器伸进小盲孙的衬衣里，他调皮地咯咯笑了起来，她的一滴眼泪，却掉在小盲孙的脸颊上。

屋外，没有一丝风，只是鹅毛大雪漫天飞扬，小木屋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奶奶把小盲孙裹进狼皮大衣里，端来一碗热牛奶。她给他讲传说、神话——天狼^①、合牙特巨人^②、白天鹅、美丽的娜孜古丽^③、英雄的叶尔托斯迪克^④，还有滑稽而又苦命的胡尔呼特。这些飘飘欲飞、光怪陆离的人物和故事充满了小木屋，也充满了小盲孙的心。

小盲孙长到8岁。有一天他问爷爷：自己是谁生的。爷爷呵呵地笑着，把他举过头顶，然后又放到他那因长期的马背生活而罗

圈了的腿上，说：“你奶奶嘴馋，有一次，她吃下一大块羊胸骨肉，结果99天以后，你就从奶奶的耳朵里飞出来了。”从此，家里不管来了什么人，小盲孙都要向他们炫耀他这一段颇带传奇色彩的“历史”，惹得客人们哈哈大笑，而他自己却踌躇满志，似乎这笑声就是对他的最高奖赏。

纯净的乳汁养育了小盲孙。奶奶背着他，甚至都觉得累了。他真正成了额尔齐斯河的儿子，成了奶奶心中的三叉柱。

奶奶问他：“天是什么颜色的？”

小盲孙说：“它是湛蓝湛蓝的。”

“太阳是从哪里升起的？”

“太阳是从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升起来，然后又沿着河岸落下。”

“额尔齐斯河有多少勇士？”

“像可可托海的小草一样多。”

“爷爷长的什么样？”

“他有扎人的胡子，还有一双鹰一样结实有力的手。”

奶奶多高兴啊，孙子是额尔齐斯河最值得骄傲的儿子！

孙子给她带来的欢愉，几乎使她一扫无余地将她对儿子的不满，深深地埋进苍老的记忆中去。偶尔想起来，甚至会觉得好笑。况且，儿子也许是对的，来往的人们，都夸她养了个有出息的儿子，有的甚至对她还表示感谢。孙子有时也在客人面前大夸自己的父亲，以示炫耀，每每这时，奶奶满心喜悦，有如子孙满堂、家族兴旺的首领。

是的，她满足了，不再怨恨儿子了。再过十几年，孙子也会成为草原上众星捧月的阿肯和冬布拉琴手。她要把自己知道的故事，全部讲给孙子。她还要给孙子娶个最善良、最贤惠的媳妇，然后子子孙孙都在草原上过下去。她几乎忘却了太阳、高山、河流和



一切自然的存在。心里只有小盲孙，只有盲孙那一双看不见光明的眼睛。

孙子也要走了吗？也要离开额尔齐斯河了吗？一个喝惯了乳汁、听惯了额尔齐斯河水的涛声、呼吸惯了草原的清新空气的孩子，怎么能适应城市那拥挤、嘈杂、紧张的生活呢？上学？盲孩子怎么上学呢，上了学又有什么用呢？在那样的地方，孙子会受人欺负吗？他毕竟和别人不一样啊……

不错，儿子在信中是讲了不少道理，她也觉得委实有理。但她不服气——儿子的劝说，毕竟没有老伴的话来得有分量。那天，老伴放马回来，又将镶银皮腰带挂在三叉柱上说：“给猎鹰带上蒙眼罩，它永远也飞不上蓝天，永远也看不到隐藏的猎物。”真主，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孙子也要飞了。雏鹰，总有一天要飞出绝壁的巢。

儿子的劝说和老伴的裁决，她都能接受，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了。她还从来没有发现，孙子竟是那样酷似他爷爷和父亲。更像额尔齐斯河水，一旦冲下山来，便汹涌地咆哮着，奔向无人知晓的远方。那里没有草原、没有乳汁、没有古老的传说，听不到委婉的小调，那里尽是你看不见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那里的孩子还会打架，不尊敬老人。城市，你只能看一眼，饱饱眼福，然后你又……

每每想起这些，奶奶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碾碎了。说不上是伤心还是担忧，是怨恨还是惋惜，她生平第一次没有了主意。更可悲的是，自己不可能亲自陪孙子去。每当孙子提起这事的时候，她真想举手给他一巴掌。也许孙子那倔犟的、能震破毡房的哭声，会使他好受些。然而，她那双苍劲的手，却有着惊人的克制力，它甚至从不轻易打一下那些调皮的马驹呀。

又一阵山风徐来，撩起了奶奶的白发。古老的小调，随着山风飘过山冈，渐渐融进滔滔的额尔齐斯河水声中……